

# BODHEDRUM 樹 提 菩

期 八 十 二 第  
錄 目

封面：在仰光大石窟舉行之世佛會會場的一角……	1	蔭心軒隨筆	唐湘清……	18	
影畫版：臺北泰國佛教勝地	本刊……	2	黃昏幽思	向生……	19
為一個小佛國呼援	李炳南……	3	難忘的四天	張友良……	20
青年出路何處尋？	默如……	6	因緣	程觀心……	22
無畏（歌曲）	心悟詞·楊詠謠曲……	7	觀光宜蘭念佛會後的感想	朱斐……	23
漫淡忍辱度（續）	煮雲……	8	割肉餵鷹的尸毘王（童話劇）	王炯如譯……	24
漫淡慾望	殊旭……	10	兩個觸着佛教邊緣的哲人（續）	念生……	26
仰光的大金塔	竺摩……	13	兩點兩條線（續）	方倫……	30
世佛會第三屆會議之回憶	畢俊輝……	14	佛學問答欄	李炳南……	32
極樂世界好清涼	唐湘清……	16	駁「佛非全知全能」的謬見	弗因……	34
劉君信佛感應記	周揚慧卿……	16	國內外佛教新聞版	本刊記者……	37
復劉修明居士書	融熙……	17	佛教新聞英文版	李恆鏡……	39

## 為一個小佛國呼援！

### 李炳南

是受了威力的逼迫，而完全是出於心誠悅服的。所以有「政治是治形，宗教是治心」的議論。治心就是陶冶思想，思想不就是民族文化嗎？宗教雖不是政治，却也影響政治不小。國家的安危，當然它也佔有很大的成分。但它本身的風度，仍是高尚其志，廉隅自持，既不邀功，也不奔競，更不偽裝去做；害一方，利一方的曖昧工作。對於化導方面，都是聽憑各人的自由；對於異教，也是取善與人同的態度，不憎嫉、不排擠。世間有流行的兩句話，叫做「道不諱道」，「各行其道」。佛教的教義是「無緣慈悲，怨親平等」，當然是這樣的；我國一切宗教，自宋朝以後，受了佛家的這種薰陶，大致也無不是這樣的。



宗教這件事，在我國裏的性質是極純潔的，它只是善意的化導人心；高級的宗教，便能說破宇宙之謎，指示你得一個究竟歸宿，真正信仰宗教的人，決不是受了名利的引誘，也不是受了威力的逼迫，而完全是出於心誠悅服的。所以有「政治是治形，宗教是治心」的議論。治心就是陶冶思想，思想不就是民族文化嗎？宗教雖不是政治，却也影響政治不小。國家的安危，當然它也佔有很大的成分。但它本身的風度，仍是高尚其志，廉隅自持，既不邀功，也不奔競，更不偽裝去做；害一方，利一方的曖昧工作。對於化導方面，都是聽憑各人的自由；對於異教，也是取善與人同的態度，不憎嫉、不排擠。世間有流行的兩句話，叫做「道不諱道」，「各行其道」。佛教的教義是「無緣慈悲，怨親平等」，當然是這樣的；我國一切宗教，自宋朝以後，受了佛家的這種薰陶，大致也無不是這樣的。

自從我國清代末年，發生了鴉片戰爭，什麼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庚子教案等一連串的無論軍事外交，都遭了失敗。割地賠款，這還不算完事，更訂了種種不平等條約，束縛的連一口氣都喘不過來。這些不平等條約裏，最毒辣的就是佈教權！人人都知道，宗教是慈愛的，這些以戰勝國自居的國家，必須來佈教，莫非是愛我們嗎？却使我很懷疑，為什麼又要我們割地賠款，還向我販賣鴉片海洛因呢？他們作事矛盾嗎？決然不會，呵，這一種佈教，恐怕與販賣鴉片海洛因，是同一性質的別動隊吧！是不是用神權來分化我們的民族思想的團結呢？老朽愚痴，不敢武斷。

瓜種出瓜秧，豆種生豆苗；因善作善業，因不善作不善業。外教在我國，既與槍炮鴉片搭配同來，自不免兼帶了些齊桓晉文之氣。它的動態，總除不掉嫉妬、排擠、漫罵、離間、鬭爭，前有炮火作先鋒，背有金錢作後盾，真是得意洋洋，威風凜凜。中國的窮佛教，實在是目慚形穢，望塵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釋尊成道日創刊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八日出版  
發行者：菩提樹雜誌社  
社址：臺中市東區立德里和平街卅九號二樓  
社長：章嘉大  
社名譽：李炳南  
社長：李炳南  
社址：臺中市赤峰街卅二巷一號  
社址：香港跑馬地奕奕街卅六號藏書  
社址：YIK YAM ST. HAPPY VALLEY HONG KONG  
社址：菲律賓大馬尼拉  
社址：MANTILA, P. I. NO. 12  
馬來亞檳城洪福寺  
PERAK ROAD PENANG  
印刷者：中臺印刷廠  
各大火車站販賣部均有代售  
▲零售每本壹幣參元▲

莫及。也時常遇到他們來無故的找麻煩，多半是掛起「忍辱」的免戰牌，退避九舍。不過有幾輩青年佛教徒，不識時務，也不懂的天高地厚，却要出馬抵當一陣。可憐得很，只憑着赤手空拳，兩片窮嘴，結果還能討得到便宜嗎？事到無可如何，也只好藏起來暗叫倒霉罷了。這樣一來，「善與人同」、「道不諱道」、「各行其道」，這些調調，今日那還談得上嗎？忍、忍、忍，這在有修養的，自然是作得通的，但是一般初機的學者，遇到激刺，不是憤事，就是退轉。

從前在大陸上，這樣的事，本是常有的，但是在博大的土地上，從佛教徒眼裏看，好像牛身上落了幾個蠅子，還不覺得怎麼樣。到了臺灣，範圍小了，就好像秋蟬落在樹根邊，却被黑鴉鴉的一群螞蟻，圍了個水洩不通，已感覺這種威脅，有些難過。那知還有比這更甚的一個小範圍，他們那分委屈，就可想像了。上來說的那些話，都是已經過去的閑論，這要說到本題，那是在臺北縣新莊鎮的塔寮坑，有一所瘋病療養院，裡面養病的，共有七百餘人，病人是不許出來的，等於從前的宮女，進了皇宮禁院一樣。說也奇怪，這些人各有信仰，有四百多人是信仰佛教的，有三百多個是信仰他教的，道不同不相為謀，儼然分成了兩個壁壘。

這所療養院的經費，本來不甚充足，病人方面的種種設備，也就自然不能週到。在這有所需求的條件之下，這兩個異對的小宗教團，就出了歧異的現相。某教的宣傳拉攏，向來是不放鬆一步的，在當時甚麼物品醫藥，一切的一切，都是儘量的向這院中信徒們供給，熱烈的情況值得欽佩，並且高高的建築了一所華美的教堂，鐘聲叮叮，洋歌款款，好像是天國近了。且更向對方招着手，來吧！來吧！再看這方面的窮佛徒，雖然人數不少，却像是飄流在荒島上的旅客，又像喪家的狗，迷途的羊。冷冷清清，那有人來送點溫情，聽到的只是勸着投降之聲。原來這院裏還有一座舊屋，裏面供着彌陀世尊，這一個角落，就是這一般病佛徒的最高精神寄托所。他們好像訴冤式的，集合在這裏念幾句佛，彈幾滴酸淚，聽說有人從中播弄，公家屢次要將這所房屋收回去，這樣的打擊太重了，簡直像要摘去他們的心肝一樣。

不料這班貧病交加的佛徒，信仰真實，風骨嶙峋，不屈服，不投降，好像蘭芷芳草，愈壓榨，愈放香氣；又像鷹隼，專頂着來風衝飛；鯉魚專冒着上流游躍。竟開了一次會議，大家把每天的伙食，節省出三分之一，餓着肚子儲蓄，要另造佛堂，佛菩薩的慈悲與感應，都是不可思議的，那

知不到半年，國內外的大菩薩，大慈善家，聽得這個消息，也有肯露名的，也有不肯出名的，很踴躍的捐輸了幾萬塊錢，更由這些貧病佛徒，自動的協助着匠人作工，居然建起了一座莊嚴輝煌的佛堂，起了一個名字，叫作棲蓮精舍，中間有巍巍的三尊金像，幡幔爐燈，紅魚青碧，却也件件齊備。這般窮佛徒好不歡喜！除了工作以外，朝暮二課，都是很虔誠的上殿，從此各地的法師們，也常去講經，反正他們的病好不了，是不能出外的，這就是他們的家園了，也就是他們的聚落了。

聽說這般病佛徒，在建築這所佛堂時，恰巧對方的領導者，返國度假不在此地，既至回來，忽見佛徒方面平地裏起了一所莊嚴佛堂，甚是愕然，或可覺着這般佛徒有了根據，再致他拾汝從我，是不容易的了。謠傳爲了這事曾大哭過一場，這得佩服他們，有金錢，有毅力，竟然向佛徒方面提出條件，願意出幾十萬元，把這所新佛堂拆除，叫他離開這裏，向別處去另蓋。這真是理想，金錢勢力真能壓倒一切嗎？我還現在懷疑。那知這佛徒方面也大哭了一場，哭的是慚愧無錢，被窮壓死了。假若有錢的話，也要出錢如何如何。他們現在既然有這種志氣，當然是對彼方的提議，加以拒絕！從此旗鼓相當，各不相下，一個院裏，儼然分成兩國。

兩個思想不同的壁壘對立着，有些風風雨雨，可以不去管他。但這棲蓮精舍佛堂開光的時候，却約筆者去講了七天經，在大門旁邊貼了一張紅紙，寫着歡迎聽佛經的通告，不到三五天，他方也請了外國教士去佈道，竟把那張聽經的通告撕去，另貼了一張漢洋合文的廣告，雖說是故意的唱對臺戲，其實各辦各事，這有何妨？大門以外，有左有右，又何必硬撕去他人的通告，這樣的咄咄逼人，我們佛教是崇尚忍辱的，這些外來的激刺，可以鎮靜處之，給他個一概不理，還有甚麼過不去呢？話雖這樣講，但是日久天長，那些事實的激刺，聲容的刺激，報紙上批評的激刺，這般佛徒豈能個個是有定力的，自不免有些心弦搖動。就是信心堅固，在常看到他方，受到教友的種種幫助，也感覺着佛教同仁，帶些冷的滋味。

在前面也說過了，這所療養院的經費，本來不很充足，對於病人的種種設備，當然不能周密，這就再靠慈善家的發心，這院中的病人，既分成兩個有宗教色彩的壁壘，那就得各向各的旗幟下呼援，求點溫情。他方的領導者，真正熱烈，也真有辦法。却在外國捐來了大宗的款項，在臺北市長安東路設立了一個「安樂之家」，把他們病教徒的嬰兒都接了去，管吃管穿，還有保姆照料着。又在三重鎮設立了一個「慈愛之家」專收四五歲

以上的，就等於一個幼稚園。這樣一來，兒童們得了充足的營養，自然健康的發育，病教徒們又減輕了負擔，也去了一分心事。不問身體方面，精神方面，可以說是皆得了大安慰，那知有錢好辦事，想的更週到，又在三重埔設立了一個「希望之家」是爲着那些好了病的女教友，雖然出了院，他的家庭還是不很放心，不願與他同居，就把這一等的女教友安住在那裏，還設備了種種的工業機器，讓她們自謀生產。又在院中設立了一個「病人工作室」，使這些病教徒工作，得一筆收入，貼補飲食藥品，我們憑良心說，教義歸教義，表現歸表現，他們貴教這種溫情，是值得欽佩的！再回過頭來看這個佛教壁壘，除了那座「棲蓮精舍」在那荒天空地裏孤獨的立着，四圍不過是些山風野草，再希望其他，那就很渺茫了。

筆者在那裏講完了經，他們又約我開了一次座談會，我自然是勸着他們精進不退。又說了些既已皈依三寶，必要盡形壽，不再去皈依外道等勉勵語。講完了話，滿打算他們個個興奮，仔細觀察，却有不少的人，呆呆地沉吟不語，我見了這等景象，不免又追問一番。當時站起了一位代表，把這兩個壁壘的環境，述說了一遍；又說：「院中懂佛理的同修，自無問題，但是這兩個宗教團體，靠的太近了，又沒法避免。您老居士這樣的話，也時常的向同修們講。要不然的話，恐怕在這環境引誘之下，也是很難維持的。」隨着灑了幾點眼淚，繼續着說：「受窮受苦，這是本分。不過同修有了病的時候，大家前去慰問，也只有替他燒壺水，再省出幾個伙食費來，送他買劑藥吃，但大家出一二次，他的病若不見好，也就無法再管了。到了這個時候，就不免要接受他人的慈惠？」他忽又振奮的說：「什麼安樂、慈愛、希望、工作福利等家，這些事決不敢存心希求。最需要的，就是得了病若有藥吃，免得小病轉成大病，大病只有死亡。果真一病就死也好，最怕不死不活的罪上加罪！我們這一種苦楚，不知向何處訴說？」這時空氣，不是緊張，不是沉悶，只覺得慘淡，冷冷酷酷。

筆者聽完了這話，出了一會神，只好鼓一鼓氣答覆他說：「我們佛教徒，雖然沒有洋財，却有一片慈悲心。這療養院的狀況，恐怕外面還不清楚，假若外面的同修曉得了，一定會幫忙的。」這一天也正值落毛毛雨，我出了棲蓮精舍，只覺得天黃地黑，昏昏迷迷的也不知怎樣上的汽車，開出來了兩三站，腦子纔恢復了本位，回到桃園旅寓，幾乎這一夜不曾合眼，腦子好像萬花筒，爲這所療養院的佛徒，翻轉了須多花樣，總覺得都是幻想。雖說他們並不希求什麼安樂、慈愛、希望、工作福利等家，僅希求得一筆醫藥基金，究竟數目若干，向誰捐募，那裏有具體的辦法？

沒辦法就不問嗎？眼不見爲淨，既是見到了，心裏怎能忍得過去呢？

要知他們皆是無依靠的，染了惡疾的，現在正受窮困，正受病苦，正受激刺，正受奚落，正受引誘！我們爲着護教，爲着搶救慧命，爲着因果戒律，爲着實踐教義，焉能袖手旁觀，任着這個小佛國滅亡！他們受奚落，受激刺，受引誘，若說沒見到，殊不知整個佛教徒，現在同等受着這種威脅！請看四十三年十二月一日的中央日報第五版，就爲療養院兩個宗教國寫過批評。有這樣幾句話：「基督教是幫助世人離開痛苦，而佛教是希望世人自行解脫苦難的。」（其實佛教是主張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又說：「佛教除了爲死者超度，爲生者求免災外，再沒有更積極的行動！基督教宣教師……却幾乎成了病人心目中的救星……她憑着一片愛心，始終在爲着病人減輕痛苦。」又說：「最難得的是這些經費都是遠從海外、×國、×××我們的友人捐助的……」。不知我們佛教徒，看到療養院這種情形，聽到社會上這樣的評論，作何感想？

筆者雖也是一個佛教徒，但在教裏第一是沒有地位沒有名望的，人微言輕，第二自己確是一個窮無立錐的措大。在這兩個條件之下，那裏有說話的資格。何敢代人募捐。但是精神上受的刺激太重了，心是冷不下去的，只好把這消息透出來，作一次呼籲，讓各山大德，多財長者，曉得有一個小佛國，正在風雨飄搖中求援！希望大德長者們自動的去幫助，或是組織「醫藥補助會」長期的救援，或是量力的臨時捐款，皆是我佛大慈大悲，無量福德！不問那一種辦法，都請直接向臺北縣新莊鎮塔寮坑樂生療養院棲蓮精舍去布施，筆者與本刊概不經手。佛教四攝、四等、六度等法，皆是至廣至大毫無限量的，料想我教大德長者，也一定競爭着起來援助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若救這四百多個三皈五戒的佛子，這功德就難以形容了！筆者只有代他們向十方大德長者，至誠至敬，一百和南。

筆者又怕有人說：你代人呼籲，自己却先聲明是一個窮無立錐的措大，這分明是預爲地步，不肯出錢，專說風涼話，慷他人之慨，不、我實在是真窮，却也要盡我的心力。過甲午舊曆年的時候，有跟我學文字及講演的那個學生，送了我一百元的束修，又有我密宗的師弟崔玉衡居士，看到我年關難度，也送了我一百元菜費；忽又想起我的老朋友某某（姑隱其名）在初冬的時候曾送了我兩件禦寒的衣服，何妨檢出來去賣，真幸運竟得了八百元，這三項合起來共是一千元，我統捐給棲蓮精舍，免得心口不相應，十方大德，十方長者，這個小佛國的消息，在今日是透露出來了。就懇求大慈大悲，援救援救！！